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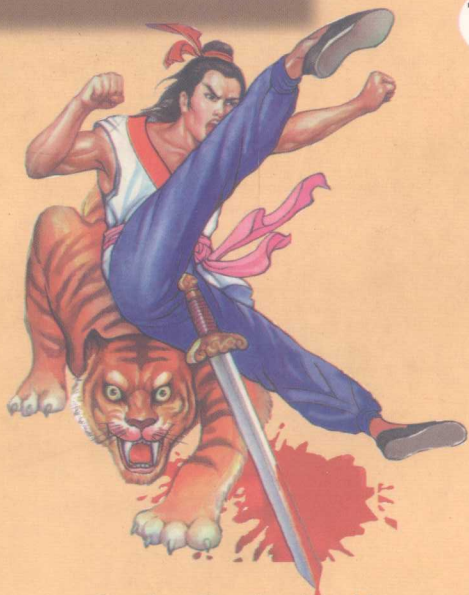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上官鼎真品全集

孤
劍

下



上官鼎 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孤

劍

下

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



KD00202726

(台湾)上官鼎 著



江西育高等
院校毕业生就业
指导服务中心

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



KD00202726

孤 剑(上、下)

[台湾]上官鼎 著

责任编辑:闻一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郑州文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2

插 页:4

字 数:550.000

印 数:10000

版 次: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791-8/I·1670

定 价:34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十一章 钓叟传警

蒲逸凡听他说的人情入理，也觉有立刻把剑追回的必要，只是自己要参加三三大会，无法分身，师叔若去替自己追剑，师妹又无人照顾……饶是他聪颖绝顶，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个三面兼顾的办法来，不由满怀惶惑地问道：

“师叔，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呢？”

管云彤长眉深锁，满脸肃容，但想了一会，仍是没有一个妥善之策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倩儿万万不能无人照顾，余下二事，对你也似同等重要，这就教我这作师叔的，分身乏术，力不从心了。”说到这里，突然射出两道征询的目光，扫掠了蒲逸凡一眼又道：“眼下之策，除非你能权衡轻重……”忽然似想起了什么，倏而住口不言。

蒲逸几何等聪颖，那能看不出他言下之意，忖道：“二者既然不能兼顾，就只有择一而为，想那三三大会虽然重要，但究竟还有几日工夫，眼下还是追回宝剑要紧，只是宝剑乃自己失去，若要劳神这位才见面的师叔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但要自己亲身去追，不但路径不熟，而且连那取剑之人是男是女，像貌装束都不知道，盲目地在莽莽江湖之中，去追寻一个素不相识之人，那可是无异大海捞针，徒劳无功之事。”

心念及此，虽然他已作了取舍，但仍是沉忖难决。

管云彤说道：“贤侄既然难作取舍，愚叔可要代为作主了！”

蒲逸凡道：“师叔既有良策，弟子无不遵命。”

管云彤道：“三三大会虽然重要，但不过是宇内黑白两道之争，如果此时不把宝剑追回，将来势必牵动天下武林，滋事体大，是以

我想还是把宝剑追回……”

蒲逸凡忽然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那就请师叔指点路径，告诉我那取剑之人是男是女？装束怎样？长像如何？弟子马上去！”

管云彤略一沉吟，微笑说道：“贤侄风尘劳顿，必须休息，而且……”

他本想说而且你们师兄妹劫后重逢，她天天挂念于你，你应该留此安慰安慰她，忽然觉着此等之言，由自己口中说出，有失尊长身份，是以到了嘴边赶忙咽了回去。

那知因此一来，蒲逸凡却错会了他的意思，以为他是说自己武功不敌取剑之人，不好当面说出，一时不禁激起争胜之心，当下剑眉一轩，朗声说道：“为了小侄一柄随身宝剑，实不敢劳师叔担涉风险，只请师叔将路径、人物加以指点……”

管云彤何等人物，一听话头，即知他错会了自己的意思，起了争胜之念，心知若不把话说明，误会势必更深，意念及此，忽的脸色一沉，接口说道：“你师妹为你，她爹爹遭人杀害，她自己受尽折磨，几乎把一条小命都送掉，为得是什么？……”

话到此处，脸色转和，继又说道：“两个多月来，她无时无刻，不在悬念于你，今天你们刚一见面，你连安慰她的话也没说一句，便又骤然离去，虽然你是为了追回失物，但在她的心目中，却就不是如此想法，纵不责你忘恩负义，只怕也要恨你冷面无情。她一娇娇弱女，心胸狭窄，先父的伤痛，本已令她芳心破碎恹不欲生，你再这么给她个无情打击，她还受得了吗？常言道：积劳致疾，久郁丧生……再说，你身系几门的血海深仇，若万一因追寻失剑出了差错、有谁来替你师门报仇雪恨呢！”

这番话虽然充满责备之意，但听在蒲逸凡的耳里，却是字字金玉，句句良言，教训少过开导，关怀多于责备，不禁又是愧疚，又是感激，讷讷地说道：“这追剑之事，就只好麻烦师叔了。”

管云彤见他能辨别轻重，接受自己的训告，似也非常高兴，深

锁的长眉，忽然朗开一笑道：“贤侄能以如此，我就放心了！”

说着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我想现在就走，多则半月，少则十天，定可返回，不过在我未回来之前，你最好陪着倩儿，就在院子里玩……”

忽然似想起了什么重大事情似的，倏而脸色一整，接道：“就是三三大会过后，你们也别到小南海去玩。”

蒲逸凡暗道：“会期之前，因黑白两道的各路高人，群集小南海中，为了免生事端，自然不去为宜，但三三过后，为什么也不能去呢？我得问问清楚不可，当下说道：“师叔吩咐之言，小侄自当谨遵恪守，但三三大会以后，小南海为什么还不能去呢？此点实教弟子不解？”

管云彤眉头皱了一皱，忽地轻叹一声，道：“你还记得那个身骑白马的玄装少女吗？”

蒲逸凡想了一下，答道：“她几番援救小侄，乃是我救命恩人，弟子怎敢忘记！”

管云彤“唔”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你可知昨夜那个身着玄色劲装，面罩黑纱，并同你打了一架的少女是谁吗？”

蒲逸凡听得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难道昨夜同我动手过招，面罩黑纱的女子，就是对小侄曾有救命之德的玄装少女吗？”

管云彤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你可知那单腿独臂老叟，正要全力发掌之时，她如何要显身阻止？临去又飞纸留言，教你到寒云亭去询取剑之人的用意吗？”

蒲逸凡凝神运思，闭目暗忖，只觉模模糊糊，错综复杂，思来想去，却是莫测高深，猜不透她的用意何在！当下答道：“小侄鲁钝，猜不透她是何用心？”

管云彤似对此事看的极为重要，双眉紧皱，一脸沉重之色，沉吟半晌之后，才自叹声说道：“她们师徒，就住在小南海中，我之所以教你们不去，也就是为了此事。”

蒲逸凡见他讲来讲去，仍是没有说明自己究竟为何不能去的理由，不由暗感奇怪，忖道：“三三大会，黑白两道的高人，群集小南海中，那么多的人都能去得，为什么自己不能去呢？”一时不禁疑窦丛生，但看他说的神色庄重，语气最肃，却又不便追问，瞪着一双迷惑的神光，怔怔地望着对方。

管云彤见他一脸惑然不解的神情，知道自己若不把话说明，以他浅薄的人生体验，一时间绝难悟透自己的话中含意，只是这桩事情，自己也不过是衡情度理的猜测而已，真象未明之前，又怎可妄下断语呢？……想到此处，只觉着说也不是，不说又怕真得演成了事实，后果不堪收拾，一时也不禁千回百转，犹豫难决。

蒲逸凡对这位因师妹而攀上关系的师叔，虽然见面还不到一个时辰，但从他的言谈、神情之中，已知他不但对师妹痛借怜爱极深，就是对自己也是异常关怀，现下见他为了自己的事情，困扰地愁眉不展，不由心生惭愧。

他正容肃声，说道：“师叔，有事但请明讲，请不必为小侄作难……”

管云彤暗道：“此事虽然乃自己心中所揣度，但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还是现在当面点明他，教他自己早作防范，或可躲过这场是非也说不定。再说，自己此番前去追索宝剑，如能在中原道上把来人截住，十天半月之内可返回，万一不能把来人在中原道上截住，自己势必远去西域，那时能否顺利得手不说，就是这何止万里的来回行程，自己纵然展尽脚力，只怕也要二三月的时间，才能往返回来，在这段时日中，两人无拘无束，游兴一发，难免不轻舟一叶，泛荡小南海中，一日凑巧遇上师徒二人，万一对方因爱生妒，由妒转恨，后果实不堪想象……。”

利害关系在脑际一闪而逝，听得蒲逸凡相问之言，立时接口问道：“蒲贤侄，你觉得那玄装少女比倩儿怎样？”

此话问的太是突然，蒲逸凡不解他的话中含意，乍然竟自瞠

目结舌，木讷讷地答不上话来。

管云彤何等阅历，一见他这等瞠目以对的木然神情，即知他仍是不解自己话中的含意，不禁眉头一皱，直接了当地说道：“倩儿替你袒疮疗伤，她父亲为你身罹惨祸，应该怎样对她，你心中可有打算吗？……”

话到此处，倏然一顿，两眼凝视在蒲逸凡脸上，等待答复。

蒲逸凡只觉他一双神光，有如两把霜刃，穿腹透心，不禁打了两个寒噤，默味他的话意，蓦然记起在那荒林古庙中的往事，但觉自己就是粉身碎骨，也难报答师妹赤裸疗伤，师叔舍命相护之情，当下冲口答道：“小侄除替李师叔报仇而外，此生若有负师妹，必然不得好死！”神色坚定，语气断然，听得管云彤不住点头。

管云彤停了一下，又自问道：“那玄装少女，人品既不输倩儿，武功也比你师妹高出很多，但她对你亦是数番援手，有过救命之恩，假如她对你生了爱心，你能忘却恩义，置之不理吗？”

此话一出，蒲逸凡满腹疑云一扫而清，想不到对方转弯摸索，兜圈子讲了半天，原来是怕自己到小南海去，遇上那玄装少女，感恩图报，有负师妹，不由一正脸色，朗声说道：“师叔但请放心，小侄虽然感恩图报，但绝不会见异思迁，忘情师妹，而且……”

管云彤摇了摇头，接口说道：“我也知你不是那种人，但到了某一个时候，也就由不得你了！”几句话虽然说得不大显明，但却隐含深意。

蒲逸凡听得心中一动，脑际忽然掠起那玄装少女对待自己的几般情景——那是在那荒郊野地，两人合骑一马之时，她对他说：“蒲相公，你好好抱住我，我要马儿快点跑……让我尽点心力，帮你渡过眼下这重风险……”

关怀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再加上今天凌晨阻她师父全力出手的款款深情……。

往事历历，记忆犹新，听得管云彤几句隐含深意的话语，只觉

玄装少女对待自己，不止是聊伸援手，而且用情至深，暗想这等人既生得美艳，武功又极高明的中帼奇英，对男女私情，看的自是珍贵无比，若是心有所属，必然心坚如铁，情深似海，一旦情天生障，情愿难尝之时，势必因爱生妒，由妒转恨，恨到极处，其报复之烈……。

正自思忖之间，又听管云彤叹声说道：

“那玄装少女，名字叫薛寒云，那单腿独臂老叟，是她授业恩师，也是她亲生父亲，对她痛爱异常，视如掌珠，但此老不但武功奇高，个性尤怪，一生行事，只凭一己好恶，不论是非，且是不达目的，绝不罢手，从你们早上动手的情形看来，若不是瞧出女儿对你心生爱念，他那全力一掌，不论你能否接下，决然不会放手……要以他那种怪异的个性，既知爱女对你情有所钟，自是不容外人插足其间，可是你与倩儿，青梅竹马，早已情有所属，是以我教你们不要到小南海去，就是避免与他（她）们见面，免得一个弄得不好，惹出这等不单是凭武功就可解决的麻烦！”

蒲逸凡听过他这番话后，不禁思潮起伏，感触万端，只觉此等之事，如丝如缕，难理难清。

管云彤忽地长眉一耸，脸上掠起一片决然神色，高声叫道：“倩儿，倩儿……”

这时，李兰倩正在厨房，督促下人张罗菜肴，本来她自被管云彤救来此地之后，她的起居生活，都由下人侍候，从未下过厨房，但今天却为了她朝思暮念的凡哥哥来了，恨不得把所有她认为好吃的东西，都一齐搬出来，是以盯在厨房里，指这点那，此刻忽然听到师父的叫唤之声，连忙应道：“师父，马上就好了，您把凡哥哥先引到客厅去吧！”她以为是师父在问她饭弄好了没有？故而如此作答。

只听管云彤接着道：“饭等会开，来！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李兰倩娇声应道：“好！我就来……”随着话声，带着满脸笑

容，飘身走进房来，接道：“凡哥哥，你肚子饿很了吧？”

她口中虽在说话，两眼却望着师父，只见他长眉紧皱，一脸肃容，再一看凡哥哥，也是神情肃然，不由心头一怔，笑容立收，正待开口问话，管云彤已沉声说道：“你们两人跪下来！”

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却低沉有力，而且充满了唯命是从的意味，令人听了有一种不得不做的感觉。蒲逸凡见他忽然把师妹叫来，并令双双跪下，想起适才所谈一切，脑际灵光一闪，心中已有所悟，侧脸看了看神情怔然的师妹，不觉脸上一热，默默地跪了下去。

李兰倩虽然不明白师父为何突然间这般对待自己二人，但看凡哥哥已默不作声地如言跪下，使她不自主地跟着跪了下去，眼望着师父凝重的神情，心中不知是惊惑，还是骇异，竟自颤声说道：“师父，是凡哥哥说错了话，开罪了您吗？那您就责罚倩儿好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人已眼角噙泪，急得哭了起来。

要知李兰倩两个多月来，心伤老父的惨死，又悬凡哥哥的下落，终日以泪洗面，愁怀不展，云彤对她，既同情她悲惨的际遇，更怜悯她孤苦无依，是以对她总是百般劝慰，百般抚爱，即逢传授武功之时，也是勉励重于训诫，开导多过斥责，从无一句大声之言，也从无半点不豫之。

此刻，她见师父突然一改和颜悦色的常态，并肃容沉声地，喝令自己与刚一见面的凡哥哥跪下。她自忖没有作过什么错事，以为是凡哥哥在言语上开罪了师父，心头一急，便哭了起来。

管云彤望着跪在面前的一双少年男女，心头突然泛起一阵感触，暗道：“婚姻，对于一个人成败利钝，影响至大，我如此贸然替人作主，在他（她）们的心灵中，又该作如何感想呢？虽然两人早已心有所系，也都不是世俗儿女，但这等终生大事，如此草率将事，究竟有欠妥当……正自思忖之间，蒲逸凡见他沉吟不语，忍不住正声说道：“管师叔，倩妹承您义伸援手，救危济命，并蒙收归门下，传以武功，双重关系，亦徒亦女，小侄的身世际遇，想倩妹早有陈述，是

以对于我同情妹之事，师叔尽管作主就是！”

这番话说的慷慨激昂，真情流露，听得管云彤大为感动，当下叹息一声，庄容说道：“我此番追踪索剑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眼下又正值多事之秋，将你俩丢在家中，委实放心不下，是以我想临去之前，给你们订下名份，免得夜长梦多，不知你俩意下如何？”

此事蒲逸凡虽早已猜中几分，但闻言仍自俊脸发热，讷讷的无言以对，李兰倩更是心头鹿闯，双颊飞红，在她芳心之中，早是心无他属，但此等之事，教她一个十七八岁的黄花闺女怎好意思启口答应呢？是以闻言之下，便自羞得螭首低垂，默无一语。

管云彤见两人一个红张俊脸，一个垂首娇羞，不由微微一笑，朗声说道：“你俩既然没有意见，我就只好断然作主了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便算夫妻，不过正式洞房，却要等我回来，你俩仇怨了却之后！”

话完朗朗一笑，也不等二人有所表示，立时探臂伸手，取下壁上挂着的银箫，微一纵身，人已轻快地飘然出窗而去。等到二人挺身站起，探头窗外之时，管云彤已到了数十丈外的小径之上，阳光之下，但见青衫飘飘，刹那之间，已被路边杨柳所隐没。

李兰倩此刻是喜在心里，羞在脸上，要在往常，师父出门之时，她必然依依询问，诸如为了何事？到何处去？几天才能回来？可否带她同去等等，总要知道得详详细细，才肯放师父走，可是现下就不同了，一来管云彤走得太过突然，也走得大快，时间使她来不及有所询问，再者她此刻的心境，早被喜悦充满、陶醉，那有暇心及此，是以只在管云彤的身形消失后，便立即娇声说道：“凡哥哥，饭菜只怕早就好了，我们吃饭去吧……”

忽然想起他已是自己的丈夫，立时粉腮发热，芳心泛羞，便再也不说什麼的，娇躯一转，走出房外，连头也不敢回地到厨房去了。

蒲逸凡望着管云彤逐渐远去，终于被林木所隐没的背影，想着几月来经历的风险、奇遇，恍若梦境一般，尘世中纷争相接，似是永

无止境，父亲替自己取名逸凡两字，看来含意甚深……。

而这些惊险奇特的遭遇，虽然都是凡间的恩怨纷扰，但却无法逸然出尘地把它们摆开，白头丐仙、沧海笠翁、寇公奇、玄装少女，每个人对他的恩惠，都清晰地刻划在他的心中，尤其是那玄装少女，出奇的武功，绝世的容韵，以及将来可能引起的情爱纠结，到最后不知是个什么样的结局？

但这些加诸他的恩惠还未思得报答的方式，眼下又惹出一个如父如师的管云彤，替他踏上万里行程，去追索宝剑，……万千思绪，纷至沓来，又都是那样渺渺茫茫，无法预料。

他想得出神，望着窗外的春花发呆，对李兰倩说的什么？何时离去？竟自恍如不觉一般。

且说管云彤出得窗外，沿着山边小径，春风拂面，花香扑鼻，展开流水行云般的轻快身法，不消片刻，已到了碧波万顷的小南海边。

所谓小南海者，根本不是什么海，座落在今之湖北松滋县境内，距古城荆州，约有百里路程，因其湖面辽阔，（周围约五七十里）又位于长江南岸，故当地人以小南海称之，若不是长住斯处之人，实无从知其名称地处。就像圣手书生、静一道人他们那等久走江湖的名家，蒲逸凡问起他们来，也不知小南海究在何处。

管云彤伫立小南海边，春阳拂身，轻风掠面，目触绿水碧波，心底中泛起来无限感慨，如果一个人能摆脱尘世间一切名利、情爱、恩怨的牵缠，无忧无虑的啸傲山林，浪迹烟波，打发去那悠悠岁月，既不费心机，又无烦恼，该是多好。

自己本是超然世外的人，世间一切事物，原和自己无涉无关，那晓得两月多前，路过荆襄，在那荒林古庙之中，将倩儿救回，为了这孩子，势将卷入是非漩涡，当前追踪索剑的万里行程，能否得手已不敢断定，更不知最后是一个什么结局。

这是个极难思索透彻的问题，看去很简单，想起来却十分繁

杂，做起来更不易，管云彤望水出神，思索良久，仍难想出个所以然来。

突然间，一叶扁舟，自远远的湖面上，疾划而来，管云彤内功精纯，神光锐利，极目微视，来舟虽然还在两里开外，他已打量得清清楚楚。

只见小舟之上，卓立一位身穿玄色劲装的少女，只手摇桨，带着轻微的矣乃之声，向他停身之处划行而来。

此情入目以下，管云彤不觉一怔，暗道：“难道她已经知道蒲逸凡到了我处，久等不去，跑来打听的吗？……”

想到此处，不禁黯然一叹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果真如此的话，那可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了！我虽给二人作主正了名份，并限制他们不到小南海中来，可无法拒绝她不到我家去呀！”

小舟渐来渐近，他的心情也跟着益发沉重，但思来想去，却想不出个妥善之策，来应付当前的困境。

约莫过了片刻工夫，小舟已来到离他三五十丈左右，管云彤方待出言招呼，那玄装少女已先口叫道：“管叔叔，您一个人站在水边上干吗？我正要到府上去，想不到在这碰上您啦！”

管云彤随话答话地应道：“云姑娘，你到我家有事吗？可是你师父叫你来的？”

说话之间，小舟业已拢岸，玄装少女一面松桨，一面答道：“几天没见倩妹妹啦，想去看看……”

忽然瞥见他手中的银箫，面容微微一变，但刹那之间又恢复了淡淡的笑容，问道：“叔叔连兵刃都带上啦，可是要出远门吗？”

管云彤暗道：“好厉害的丫头，连我要出远门，你都看出来啦，我非骗骗你不可。”

正要开口答言，玄装少女又接着说道：“师父常说，叔叔一十二手雷音箫招，中原无敌，看来您这次远行，不是西域，也是海外了！”

管云彤刹那间忖道：“听她说话的语气，似已知道蒲逸凡在我

家里，并猜我携箫外出，是为了代他追回宝剑，此事她即已猜出，可得想个法子防范才好。”

当下灵机一动，已自打好主意，随口笑道：“几天不见，云姑娘越发聪明了，就连我要到什么地方去，都能猜出来了！”

话到此处，故意顿了一顿，接着说道：“正因为有事远行，所以想去找你师父商量一下，云姑娘，你的船先载我转去一趟好吗？”

原来他觉得此事她已知晓，隐瞒自然不可，避免亦是很难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找她师父开门见山，把话讲明，只要她师父加以约束，或可不致演成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情爱纠葛，是以他几经思付，决定宁可延误追踪索剑的时刻，先去找她师父把此事办了再走。

玄装少女虽然聪明绝顶，猜出他携箫远行，可能是代蒲逸凡去追索宝剑，但却估不透他为何在这等时间紧促的当口，找师父有什么事情商量？是以闻言之下，不禁心生疑窦，面露迷惑，口中却笑道：“叔叔既有事找我师父，自当先送叔叔一趟，待会我再去看倩妹妹好了，叔叔请上船吧！”

管云彤笑道：“那就有劳云姑娘了！”

话声一落，人已跨上船头。

玄装少女单桨一拨，船已回头转向，她一面摇桨划行，一面想道：“追踪索剑，事不容迟，他不急于去追那取走宝剑之人，反而先找师父商量，看来这事一定很重要了。”

心念一动，立时问道：“管叔叔，您找我师父商量什么事情？先讲给云儿听听好吗？”

管云彤听她问话的语气，似没有估透自己究竟为了何事，要去找她师父商量，暗想：“这事就是要回避她，不如想个话题，把事岔开。”

当下略一沉吟，朗声说道：“三三大会，转眼即届，当今黑白两道的武林人物，群集小南海中，你们距那‘浮凉天府’最近，我也隔得不远，难免没有事故发生，虽然此事与我们无关，但也不能不作

防范,是以我想找你师父商量一下……”

说到这里,倏然而住,掉头望着玄装少女,问道:“云姑娘,到时你是不是去瞧瞧热闹?”

玄装少女听他说的情实理合,心头疑虑顿释,笑道:“管叔叔,你也以为有热闹可瞧吗?”

管云彤道:“如以双方与会之人的武功而论,在你云姑娘的眼下看来,确实没有什么热闹可瞧,不过江湖上的事情,云谲波诡,瞬息万变……”

忽然念头一转,接着问道:“云姑娘,你看这次三三大会,是七绝庄的胜面居多?还是三山五岳、穷家帮的威势较强?”

玄装少女低头想了一下,说道:“如以我见过的双方人物而论,七绝庄方面似要差一点,不过听说那位庄主,是个神秘人物,武功奇高,如果传言属实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
管云彤听得心中一动,暗道:“蒲逸凡因受自己限制,不能参加三三大会,如果因此使三山五岳,穷家帮的人物蒙受挫折,那可是道消魔长,遗害江湖之事,我何不想个法子,使她相助一臂。”意念及此,当即说道:“这次三三大会,本与我们无关,不过站在同是武林正脉的份上却也不能袖手事外,可是你师父已数十年不涉江湖恩怨,我也因事无暇及此……”

玄装少女何等精灵,只听话头,已知他用意何在,不待他话说完,便娇声一笑,接口说道:“管叔叔的意思,是不是要云儿帮帮五岳三山的忙?”

管云彤道:“叔叔虽是这等打算,但云姑娘不肯也是枉然!”

一阵和风吹来,她脑际中忽然掠出个神采奕奕,英俊潇洒的影子,想道:“他不是出生北岳吗?既在此地出现,想必是参加三三大会来的,看在他的份上,这个忙倒是帮得值得,只是师父不肯又怎么办呢?”

无可奈何地说道:“云儿武功有限,只怕无能为力,再说,我

……”

管云彤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云姑娘，你是怕你师父不允吗？放心好了，包在叔叔身上，等下见了你师父，叔叔一句话就行啦！”

时间在两人谈话间溜走，小舟在不知不觉中前进，大约过了数盏热茶的工夫，两人所乘小舟，已快靠近一处土堤围绕，绿树浓荫的庄院。

就在两人小舟离那庄院仅有一箭之隔的当儿，突然从土堤左面一处浓荫以内，驶出两艘渔舟，舟行疾速，刹那之间，已离土堤三十丈远近，径向湖心驶去。

两人内功俱都精纯，目光犀利无比，闪眼一瞥，已看清了前行渔舟之上，站着个渔装老人，孤手操橹，行速似箭。后面舟上，则是一个单腿独臂的老叟，只手摇桨，与前行渔舟，保持丈来左右的距离。

玄装少女一见这等情形，不由心头一跳，花容变色，猛的丹田提气，高声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……”

要知她内家修为，已达聚气成丝，传音人密的至高境界，此刻提气高声，可达数里以外，但她师父却如未闻一般，径自跟着前面渔舟，疾向湖心驶去。

她得不到师父的回答，芳心大急，当下功行右臂，运力摇桨，正待加速追去，忽听管云彤沉声说道：“云姑娘，别追啦，漫说追不上，就是追上了，你师父也会生气的。”

玄装少女运桨如飞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突然放缓疾追之势，黛眉一皱，不解地问道：“管叔叔，您这话怎么讲，我听不懂！”

管云彤道：“你刚才提气高呼，声播数里，以你师父之能，我想他定然听到了，要不是因事必须撇开你，绝不会充耳不闻的。”

玄装少女经他这一解释，也觉追去无用，只是师父这等行色匆匆，连自己也须撇开究竟是为了何事呢！那前行的渔装者又是谁呢？……

要知她师徒二人，隐迹小南海中，烟波浮沉，少履世事，既不与江湖中人接交，也不涉江湖是非，除了管云彤与她们时相过从而外，其他再也没有别人往还。

而她师父因有一段伤心隐事，与她名虽师徒，实是父女，因此，她师父对她，除了将自己一身绝世武功倾囊相授外，饮食起居，也是照料得无微不至，真个是爱逾性命，视如掌珠，自她懂事以来，漫说有事外出，就是闲来湖上泛舟，林边垂钓，纵不带她同往，也必事先说明。

故在她想像之中，像眼下这等她师父连话也不答，就撇她而去的变故，简直是桩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是以一时之间，焦急，迷惑，疑虑……齐齐涌上心头，陷入了沉思的境界。

管云彤修为至高，阅历极深，望着她师父同渔装老者迅快消失的舟影，沉思了一阵，忽有所悟地想道：“莫非他也是与自己不谋而合，去追踪索剑的不成？果真如此，这场纠葛，不但无法避免，只怕要迫在眉睫了！……”

但转念一想，却又觉出不对，如是追踪索剑，前面那渔装老者又是为了什么呢？看他那催舟划行的速度，功力造诣，实不在她师父之下，就自己见闻所及，当今武林之中，不论黑、白两道，实想不出何人有这般身手，然则那渔装老者又是谁呢？……想了一会，也是想不个所以然来。

二人心中虽在想事，舟行并未停止，不大工夫，小舟已靠拢围绕庄院的土堤，管云彤转头对玄装少女说道：“云姑娘，事已至此，空想无益，不如舍舟登岸，先到家里，问问佣人再说，我想你师父虽然有心撇开你，但也不致对其他的人一言不留就走的。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跨步离舟，走上土堤。

玄装少女系好小舟，跟着走上土堤，怅然望着她师父同渔装老者去的方向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不知是什么紧要大事，竟能惊动我师父……”